

符号与传媒

Signs & Media

2015 秋季号
Autumn Issue 2015

11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主办
Institute of Semiotics and Media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主编 曹顺庆 赵毅衡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知网(CNKI)来源集刊
超星数字图书馆来源集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来源集刊
万方数据库来源集刊

符号与传媒

Signs & Media

主编 曹顺庆 赵毅衡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主办

总第11辑

11

责任编辑:黄蕴婷
责任校对:欧风偃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与传媒. 11: 汉、英 / 曹顺庆, 赵毅衡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14-8906-2
I. ①符… II. ①曹… ②赵… III. ①符号学—文集
—汉、英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7576 号

书名 符号与传媒(11)

主 编 曹顺庆 赵毅衡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906-2
印 刷 遂宁市涪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5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广义叙述学专辑

- 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出现的机遇和挑战 刘俐俐 (1)
- Narrative Complexity, Character, and Action; Reconfiguring Gender
Norms and Genre Conventions in a Police Procedural
..... Carol Colatrella (17)
- 电影中的“自由间接引语”及其引发的主体冲突 卓 雅 (40)
- A Semionarratological Study of Dreams Fang Xiaoli (50)
- 反讽时代的符号狂欢：广义叙述学视域下的网络弹幕文化 陈新儒 (60)

认知符号学专辑

- Bats out of the Belfry: The Nature of Metaphor,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Pictorial Metaphors Göran Sonesson (74)
- 关于认知符号学的思考：人文还是科学？ 赵毅衡 (105)

□ 符号与传媒 (11)

- 从人文到科学：认知符号学的立场 胡易容 (116)
认知科学的演进及其与符号学关系的梳理 薛 晨 (127)

理论与应用

- 符号媒介论 唐小林 (139)
Cinematic Regimes and the Disappearing Factory in China
..... Ren Hai (155)
巴黎符号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张智庭 (180)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通行版与笔记版比较 聂志平 (189)
对话主义本体：皮尔斯和洛特曼符号学视域中的文化标出性理论
..... 彭 佳 (202)

书 评

- 镜像世界的重构：评宗争《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 梅 林 (213)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多维度透视：评汪正龙《马克思与 20 世纪美学问题》
..... 张 碧 (218)
两性之维的符号学建构：评尤施卡《性别符号学》 陈文斌 (222)
音乐符号学的新进路：评塔拉斯蒂《音乐符号》 何一杰 (227)

Contents

General Narratology

General Narratolog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iterature Studies	Liu Lili (1)
Narrative Complexity, Character, and Action: Reconfiguring Gender Norms and Genre Conventions in a Police Procedural	Carol Colatrella (17)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Cinema and the Resulted Conflict of Subjects	Zhuo Ya (40)
A Semionarratological Study of Dreams	Fang Xiaoli (50)
The Carnival of Signs in the Age of Irony: An Analysis of the Barr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Narratology	Chen Xinru (60)

Cognitive Semiotics

Bats out of the Belfry: The Nature of Metaphor,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Pictorial Metaphors	Göran Sonesson (74)
Cognitive Semiotics: Humanities or Science?	Zhao Yiheng (105)

□ 符号与传媒 (9)

- From Humanities to Science: The Standpoint of Cognitive Semiotics Hu Yirong (116)
On the Evolu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Its Relevance to Semiotics Xue Chen (127)

Theory and Application

- On Signs and Their Medium Tang Xiaolin (139)
Cinematic Regimes and the Disappearing Factory in China Ren Hai (155)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Paris” Zhang Zhiting (180)
Comparing the Popular Version with the Annotated Version of Saussure’s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ie Zhiping (189)
Ontological Dialogism: Cultural Markedness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Peircean and Lotmanian Semiotics Peng Jia (202)

Book Review

- Reconstructions of Mirror Worlds: A Review of Zong Zheng’s *Ludology: A Semio-Narratological Study* Mei Lin (213)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n Marxist Aesthetics: A Review of Wang Zhenglong’s *Marx and the Issues of 20th Century Aesthetics* Zhang Bi (218)
Semiotic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A Review of Darlene Juschka’s *Political Bodies/Body Politic: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Chen Wenbin (222)
A New Approach to Musical Semiotics: A Review of Eero Tarasti’s *Signs of Music* He Yijie (227)

广义叙述学专辑



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出现的机遇和挑战

刘俐俐

摘要：广义叙述学的出现必定给传统文学研究带来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由此，本论文深入地分析和理解广义叙述学，探究了广义叙述学的悖论与意义；从思考广义叙述学的缘由、理解广义叙述学、广义叙述学的意义、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的挑战四个方面，以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为立足点，阐述了应该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这类新学科新思想，如何坚守人文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叙述学，文学研究，叙述人类学，人文学科

General Narratolog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iterature Studies

Liu Lili

Abstract: The birth of general narratology creat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raditional literature studies. Throug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general narratology, this essay explores its paradoxes and significance, and then goes a step further to illustrate how literature studies can cope with the new ideas of general narratology while holding fast to the values of the humanities. The essay consists of

four parts: a survey of the origins of general narrat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general narratology; the significance of general narratology; and the challenge of general narratology to literature studies.

Keywords: narratology, literature studies, narrative anthropology, humanities

DOI: 10.13760/b.cnki.sam.201502001

一、思考广义叙述学的缘由

19世纪以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叉产生新学科和新研究领域的现象，已被学界接受认可。广义叙述学这样的新学科的产生，缘于叙述与文学，更与人类诸方有密切关系。于是广义叙述学与既有的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与其他涉及叙述现象的诸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就成了一个纠结的问题。同时，立足于文学研究，面对、明了和思考广义叙述学的出现对于文学研究的参照意义，给文学研究提出了哪些新问题，此即笔者思考广义叙述学的根本缘由。

(一) 既有学科划分追溯

目前世界上的学科划分，基本共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块。^① 依照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基本看法：“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1999, p. 1) 按照皮亚杰的分类，自然科学之外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共计四类：第一类，他“把那些探求‘规律’的学科称之为‘正题法则’科学”。“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人口统计学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寻求以上所述的那种广义‘规律’的学科范例。”(1999, pp. 2—3) 第二类，他“把那些以重视和理解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称之为‘人文历史科学’：它涉及其所作所为曾对社会生活发生或影响的个人，这一类人的著作，那些产生过某种长远影响的思想，技术与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与宗教，各种制度，寂静及其他交流，以及整个文明”(1999, p. 4)。第三类，法律科学。“法律科学占有一个相当

^① 我国90年代以降，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分类目录中已经具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分类。此外，来自哲学等领域学者也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有诸多论述。代表性的如：唐君毅《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际》(台北学生书局，1875年)；顾晓鸣《“人文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原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等。

特别的位置。这是因为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而规范（norms）在原则上同正题法则科学所寻求的称为‘规律’的、多少带有一般性的关系是有区别的。”（1999, p. 6）第四类，哲学学科。他认为这“最后一组是极其难于分类的一组，即哲学学科，因为献身于这类学科的学者们对应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各分支的意义、范围，甚至统一性，意见颇不一致。……唯一肯定的命题——因为各学派看来都同意这一点，是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也就是说达到一种不仅考虑到已获的认识和对这些认识的批评，而且还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因此，哲学超越实证科学并按照一个包纳从实践到纯形而上学的评价与意义的总体来确定实证科学的位置”（1999, p. 8）。对如上四种学科，皮亚杰总括地说：“尽管存在着我们作为例子提出的各种各样过度科学，按照以上区分的四大类对各科学或学科进行划分看来是符合知识的现状的，并且赋予人文正题法则科学一个自然而又相对独立的地位。”（1999, p. 9）

皮亚杰的分类囊括了除自然科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全部，且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加以区分。此外，皮亚杰如下相关思想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没有非常清晰的边界，而且存在若干困难。这是“由于人文科学以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作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这自然会引起一系列既特殊又困难的问题”（1999, p. 21）。第二，自然科学“总有一个共同树干存在着。从数学到力学，然后到物理学，再到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人们确实能大体上找到按照孔德的著名标准普遍性递减的和复杂性递增的一个系列”（1999, p. 155）。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没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树干和线索，各种社会和人文的问题，都可看作是现象层次的。他特别发现了人种学和历史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种现象层次的价值：“现象层次的等级以及对层次的分别研究问题完全有可能通过两个本质上是综合性的学科未来的发展，通过它们对产业结构和上层建筑问题的影响而重新提出。这两门学科，一门是人种学，它的多面性特征是一目了然的；另一门是历史，但不是简单地重建发生的大事而是就各不同人文科学的研究的每一领域的历时方面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历史。”（1999, p. 158）关于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很好理解的就是比如某国家某阶段的经济史等交叉学科。关于各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人种学的交叉，后面我们会述及。皮亚杰如上思想可以作为看待目前出现的广义叙述学的位置和性质的一个开阔的视野和参照系。

（二）广义叙述学产生的逻辑和路径

广义叙述学的代表性著作为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就该领域研究对象与成果的界定有哪些思想呢？首先，研究对象和符号学的学理基础是：广义叙述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全域叙述现象与规律；以符号学为学理基础。“叙述是人类组织个体与社会经验的普遍方式。人是用符号来讲故事的动物。”（赵毅衡，2013，p. 1）人类发展中所有理性活动均为符号活动。符号活动与人类理性及文化密切相关，叙述即为运用某种或兼用多种符号的活动，缘此广义叙述学为符号学分支，即“把叙述学看作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重点思考的是符号学诸原理在叙述学中的应用”（2013，p. 6）。第二，文学叙述为广义叙述的一种叙述体裁，仅为广义叙述学研究逻辑中被观照的一个方面。文学理论性质的叙事学研究对象只是人类叙述现象的一个种类。第三，广义叙述学是一门学科。“建设一门广义叙述学，是世界叙述学界至今未能面对的任务。在叙述转向发生后，这个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本书当然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门新学科的建设，本书能做到的，只是提出这个任务，并且试图勾勒出一个可能有用的框架。”（2013，p. 17）并没有明确表示广义叙述学究竟应该隶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三）“广义叙述学”与“叙述人类学”

如果确认广义叙述学是一门此前没有的新学科。那么，其产生途径何在？广义叙述学跨越或者交叉了哪些学科呢？广义叙述学囊括了人类有了语言甚至没有语言时即已开始的叙述活动，而且叙述遍布人类全部历史和范围，逻辑地说，是跨越了所有学科，即意味没有跨越任何学科。依照皮亚杰的思想，即人类学与历史学是两个本质上综合性的学科，可以为任何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结合与理路。此外，再依照皮亚杰所说：“跨学科研究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种与结构或共同机制有关，另一种与共同方法有关，这两种考虑也可能同时起作用。”（1999，p. 154）概括而言，既然“叙述，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叙述的确是人生在世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赵毅衡，2013，pp. 1—2）由此可以说，叙述是一种人类共同机制，将叙述这种机制看作人类现象，从而可与综合性的人类学关联。由此可以认为，该项研究意味着从时间跨度大，超越具体国家、民族、政党、意识形态，为满足人类前行出现的各种需要，具有普遍特质的人类叙述现象的维度，切入了人类学研究范围。笔者以为，以“叙

事人类学”名之亦可。从人类学角度看，接受此项研究也具有合理性。人类学是目前学科分类中已占有特定位置和地位的学科。“人类学”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研究人的科学”，英文写作“Anthropology”。19世纪40年代人类学作为学科产生，20世纪得到真正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倾向于把人类学与人类的体质、语言、考古、民族和社会等学科相结合，由此而有了诸多如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等学科。这显示了一个现象和规律：“也许很少有一门学科像人类学那样从一开始就难以给自己划界。它既与人种学、考古学、语言学有关，又同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相联。”（米夏埃尔，1988，p.1）联系前述的皮亚杰观点，即人种学一目了然的多面性特征，而且是具有综合性的学科，这个性质与特征使其可让各层次人文科学通过人种学而重新提出来予以研究。换句话说，人种学容纳既属于生物学现象也属于人文乃至社会现象的叙述，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增加名为“叙事人类学”的学科合情合理。

二、理解广义叙述学

以“叙事人类学”理解广义叙述学，即确定了广义叙述学属于社会科学，但相应问题就出现了：叙述遍布的时间与空间过长过大；叙述渗透人类各领域，如广告、公司、教育教学等社会实用领域^①，也有如小说、口头故事、影视艺术等属于精神艺术活动等领域，即它自身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存在若干矛盾，由此会出现若干问题。所谓“理解广义叙述学”，意思是考察广义叙述学有哪些自身逻辑上的困难，以发现传统人文学科的文学研究与广义叙述学的关系、面临的挑战，以便应对。

（一）广义叙述学概念外延与内涵关系的困难

广义叙述学关涉人类全域叙述现象，综合遍布于各个领域的各种叙述体裁，描述和总结其规律，即广义叙述学定位在人类最基本的叙述，概念外延极大。其逻辑学原理是：某概念外延越大，其内涵就越浅。所谓内涵浅，应

^① 笔者曾经梳理过社会实用领域涉及叙述的问题。比如汤姆·凯利和乔纳森·李特曼合著的《决定未来的10种人——10种创新，10个未来》一书认为，未来最抢手的10种人之一就是“说故事的人”。并归纳了“说故事的七个理由”：说故事可以建立可信度；说故事可以纾解强烈的情感，有助于群体关系之建立；故事“获准”去探讨矛盾或令人不悦的议题；说故事可以主导小组的看法；说故事会创造英雄；说故事可以提供你变革的词汇；好故事能在混乱中形成规则等。说故事即为叙述的产物。此外，叙事探究领域也涉及叙述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实用性。参见笔者论文《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2期。

指广义叙述学概念之下的具体内容，包括叙述的分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叙述的时间与情节等，必定是最基础性的，适用所有叙述现象和叙述体裁。缘此，可以推导出广义叙述学的合理性仅可停留在某个层次：对叙述体裁予以分类；描述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描述与定位叙述情节与时间。质言之，合理性仅可存在于分类、叙述体裁规律描绘与概括的最一般层面。事实是全书既有外延与内涵相吻合之处，也有不相吻合之处。所谓相吻合之处，指全书四部分内容概括性的标题，以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属的各章。第一部分是“叙述的分类”，分类是客观行为，不涉及各类之深层次问题，与内涵浅的特点相吻合。第二部分是“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在所有叙述体裁最基本的构筑方式层面客观介绍与分析，与内涵浅的特点也相吻合。所谓不相吻合之处，指第三和第四部分，各章标题所讨论的问题，均集中在某些叙述体裁之内。就某些叙述体裁而言，论著具有极具深度的分析和理论表述，即呈现为具体部位的内涵非常深。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其原因为讨论的概念业已属于某些具体叙述体裁，比如小说叙述，外延非常小。以第四部分“叙述文本中的主体冲突”来看，其所属各章的标题，所描述均为复杂的叙述现象。所举例证均为复杂叙述体裁。第三部分“时间与情节”也如此，其所属的比如第四章“情节的否定性推进动力”所讨论的典型例证不仅为小说，且是特具先锋意识的王小波小说作品，质言之，为概念外延非常小的复杂叙述文体，内涵自然深。所以在这些部位常能读到酣畅淋漓的思想和深刻的描述。此为外延与内涵的不吻合。

（二）共时系统中纪实与虚构的困难

广义叙述学研究范围为全域叙述，全部叙述体裁均呈现为共时系统的样貌，这就造成了叙事体裁历时维度的缺失。逻辑地说，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无法两者兼顾，论述中两者必取其一。但广义叙述学以人类叙述现象为研究客体，所有叙述体裁的原初发生均不在同一时间和语境，在共时系统中又是以当下语境的理解和界定为基点，“纪实型体裁”和“虚构型体裁”的分类和命名，即为突出的困难。赵毅衡说：“纪实与虚构，是人类叙述活动甚至思维方式的最基本两个范畴。”（2013，p. 64）广义叙述学关于纪实与虚构的理解与界定是，“纪实型叙述，并不是对事实的叙述：……只能要求叙述的内容‘有关事实’（about facts）；反过来，虚构型叙述，讲述则‘无关事实’，说出来的却并不一定不是事实”（2013，pp. 64—65）。显然，这个关于纪实与虚构的分类与命名，是以今人的眼光和思维方式确定与界定的。在共时性平台

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遮蔽了某叙述体裁的前世今生，如果重新放置在人类发展史上，何者在先就是一个问题。

虚构与纪实何者在先，究其实质是人类原初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特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文学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如何准确把握文学特性，如何评价文学艺术、文学价值形成机制。对于虚构与纪实何者在先的问题，美学的大致理论线索为：

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认为，喻说方式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即诗性智慧是原始人类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习得的，并不是人类有意识的修辞行为的结果。黑格尔的《美学》继承了维柯的思想，进一步论证了人类诗性语言在先，逻辑的即散文语言在后。人类语言何以如此？缘于人类先有比喻性思维，后有逻辑思维。这个思想发展到当代，进入了人类学家思考范围。人类学家直抵譬喻性语言的本源，例如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语言、思维与现实》中认为“隐喻反映现实”，继而借助于认知科学与认知语言学研究，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再次确认了譬喻为人类本能，譬喻性语言在人类心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此时已经超越了维柯和黑格尔基于哲学层面的推理，落实于科学实验与语言分析，所获结论及其思想更为科学和可靠。有了如上理论资源，对于纪实与虚构的理解就别开天地：今人认定的虚构，在人类童年阶段则为纪实，他们当时即如是思维与言说，他们把想象的形象与事物作为实有，通过口头讲述得以传播，以安抚心灵与寄托希望。比如，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中诸如卷八《海外北经》的《夸父与日逐走》等神话故事，产生于“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奇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存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了‘神话’”（鲁迅，1982，p. 302）。《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神话，在我们今人来看，确为虚构叙述，但鲁迅如上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原始民族却以为真实。今人之虚构在原始民族为纪实，即按照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的理论，应该是原始人互渗律等思维方式以及他们喻说本性的纪实。可否说，最初人们自以为的纪实性叙述，在今人来看则为虚构；在今人看来具有意义的叙述，在最初人们则可能就是信息交流。在今人看来的原初人的故事，或者应当看作是故事片段^①？

^① 就故事片段的概念辨析及其在故事问题视域中的深入讨论，笔者另有论文。

（三）广义叙述产生广义故事的困难

广义叙述学分析、借鉴和综合了既有相关理论，认为人类只要叙述就产生故事。既然叙述体裁均处于底线与目前为止最高点两极之间的谱系性状态，故事自然也呈现出谱系性状态。

质言之，广义叙述学所持为宽泛的故事概念，故事在广义叙述学逻辑中成为叙述的痕迹。于是，界定故事成为不可能，故事被消解了。赵毅衡提出“底本与述本”概念就是故事消解的印证。因为，他发现诸多理论家都说故事问题过于复杂和麻烦，没有人提出足够理由，让我们处处明白此“故事”非彼“故事”。而且引述德里达的说法，“故事”太让人糊涂了，“每个‘故事’（以及每次出现这个词‘故事’之自身，即每个故事中的故事）是另一个故事的一部分，使这个另一部分比它大又比它小，它包括又不包括（或包含）自己，它只管与自己认同，因为它与它的同形词不相干”（2013, p. 121）。恰恰是故事问题太复杂，所以，他以“底本与述本”回避之，即广义叙述学没有固定的故事概念。但是，无论怎样的人类精神活动，又确实在产生故事，尤其是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叙事文学，都产生丰富有趣的故事，且对于人类有着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地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广义叙述学的消解故事在文学研究方面形成困难。

（四）基本困难概括

广义叙述学困难的逻辑关系为：概念外延与内涵之关系是广义叙述学自身的基础性困难，这个困难来自共时性与历时性平台，由此导致虚构与纪实以及故事等困难。何以如此？

1. 广义叙述学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其元理论

人类学术的一个基本性质是追求学术解释力的普遍必然性与系统性。这不仅是人类学术的整体特征，也是单科学术的特性。单科学术范围之内的普遍必然性与系统性势必依赖比它更大系统的学术，后者为其提供方法论前提与终极根据。古希腊“Metaphysica”之“元”（meta），即特定角度学术“原理”（物理学）的“元理论”。《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也可视为全书的元理论。“Philosophia”（哲学）“这字泛指一切系统知识”。哲学因而一直不同程度地具有元理论功能。（尤西林，2013）

20世纪影响整个世界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西方深受其影响产生的形式主义文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互为表里地深刻影响了我国学术

界。索绪尔提出共时语言学，从静态角度研究语言，着重研究同一时间内各种语言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每一种语言现象同整个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在语言系统中对语言的各构成性质进行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语言进行科学描述；以为语言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客观存在，考察客体时要撇开它的变化、发展，把握其横向结构。也恰如皮亚杰所说：“索绪尔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这样发现了词的意义在所考察的某一历史时期，更多地取决于在其同时性平衡中考虑的语言总体系，而不取决于词源或语言史。”（1999，p. 160）这个思想给予诸如叙述学研究、广义叙述学研究等理论依据。共时系统中所有叙述被等量视之，系统内部分类以及细致分析源于系统的合理性而有了可能。广义叙述学的共时系统源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

2. 广义叙述学的知识学品格

广义叙述学确实具有知识学品格：客观描述、概念界定、逻辑论证及其周延系统所支撑的学科普遍必然性等。（参见尤西林，2013）90年代之后，商品经济主流大潮涌动，人文知识分子自觉与世俗保持距离并居于边缘位置。居于边缘重要选择路向之一是远离经济和政治社会主流，以纯学术为依托。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为以“学人”和国学接续人自居的学者；另外重要的一支是诸如叙述学、符号学等属于文学文化类的分析性学术领域，近20余年在国家人文社会科学资助系统及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评价系统中得到认可和资助。该路向成果以严谨且可在教学中准确传授的知识形态、知识系统为追求目标。（尤西林，2006，p. 1—49）此种走向因边缘而铸就成功。正如赵毅衡所说：“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之边缘化，并不是经济收入意义上，也并不完全在社会影响或权力意义上，而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使然。”（1994）赵毅衡的符号学研究、广义叙述学研究即在文化职责的担当意识下，以知识形态为外显的成果体现。知识学品格首要标志为准确、严谨，并不必然要求价值判断。

3. 总述

由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元理论和学科品格，广义叙述学本身除了值得讨论商榷的学术问题之外，毋庸置疑地具有知识体系性价值。所谓诸种困难的含义，是指立足于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面对广义叙述学时会遇到困难：首先，共时形态消解了历时维度，所有叙述体裁历史发生缘由无法显示。由此，当初该叙述样式发生时的人类意义无法定位。其次，叙述体裁属于形式，叙述产生的故事、谱系性叙述体裁排列中的广义故事，究竟是意义性的故事，还是含义性的故事，两者之间的区别被消解了。事实是所有的故事仅

为叙述的痕迹。

（五）从更大范围理解广义叙述学

基于将广义叙述学看作“叙述人类学”，可将其定位于人类关于叙述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任何含义世界都需要意义为其提供系统扩展的框架，需要意义为其提供终极目的。这一人文科学理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属性为涵义世界的各门科学或者学科本身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比如属性为自然科学的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再比如属性为社会科学的关于人类叙述的广义叙述学、语言人类学等。其二，任何学科的真正价值在该学科或科学领域内部无法都看清楚，需要更大范围的框架和系统。比如，生命科学旨在掌握大自然中各种生命发生发展的规律，是求真的工具理性科学。在人类历史性进步框架中，生命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探究生命奥秘等最新研究成果，对于人类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认识，以应对人类生命出现的各种变异现象等方面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价值在人类宏观发展和规划的框架中得以显现。其三，广义叙述学需要怎样的系统扩展框架，需要怎样的意义来为它提供终极目的呢？这正是笔者思考的问题。如上笔者提出的困难，就是超出了广义叙述学封闭性自身合理性，从更大视野提出并加以思考的。如果从广义叙述学自身来看，可以看作它自身困难的仅有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不匹配。下面笔者将在广义叙述学之外，在开阔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视野中讨论广义叙述学的意义。

三、广义叙述学的意义

在人类精神活动历程、精神活动结晶的传播和继承、人类借助虚构叙述形成的文学艺术等门类、人类体现于虚构叙述中的想象能力等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综合性开阔视野中，看待广义叙述学，其价值和意义如下：

（一）全域叙述分类、特性及规律概括，成为与叙述相关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参照系

福柯认为，人类大脑需要秩序的本能特性，导致人类根据一定的分类原则，对万事万物不断地加以分类，由此出现学科划分。此乃大脑和人类文化追求秩序的体现。现代以来不断细化和成熟的各学科，即为学科划分之产物。近20年来出现了“叙述转向”，即新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医学等遍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诸多学科，